



方法(SFA)为最佳效率边界确定了函数形式,但也存在它的局限。具体来说,是使用了先定函数形式以及假设随机误差项和无效率的分布,这也许会导致效率计量出现偏差(Berger and Humphrey, 1997)。然而,正是随机误差项和无效率的分离,才使被估计的效率准确且有效。

由于本书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银行效率与竞争及集中之间的关系,如果采用DEA方法,其因变量效率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估计量,而该估计的标准差无法在回归和相关分析中得到解释。此外,回归分析中使用的变量并非完全外生的,回归因子的任何内生性都会使对所有回归因子的参数估计发生偏差(Berger and Mester, 1997)。由于三个市场的商业银行这10年来变化幅度较大,使用平均效率不足以描述其真实的经营情况,因此采用其他方法在后面的因素相关性回归中会产生较大的风险,这是我们选择参数方法的主要原因。

## 二、中国台湾的经验研究

根据SFA的方法,我们对台湾的数据进行回归,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运算,得出表4—2的结果。

模型通过对 $\lambda$ 值的 $t$ -检验和似然比的统计检验,比较稳定。从回归结果来看,所有交叉项的 $t$ -检验值均很好,说明在中国台湾这个市场上,函数中这些非线性解释变量对银行收入均存在较稳定的关系。



表 4—2 1996—2005 年中国台湾效率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及统计检验值

参数	系数	标准差	t—检验值
$\alpha_0$	-0.942 3	1.068 4	-0.882 0
$\alpha_1$	0.877 7	0.181 9	4.825 5***
$\alpha_2$	0.636 2	0.210 1	3.028 8***
$\alpha_3$	0.001 3	0.139 7	0.009 5
$\gamma_{11}$	0.086 2	0.013 4	6.411 3***
$\gamma_{12}$	-0.234 1	0.008 8	-26.672 5***
$\gamma_{13}$	0.051 8	0.022 0	2.350 9**
$\gamma_{22}$	0.110 9	0.010 1	10.964 1***
$\gamma_{23}$	-0.028 4	0.016 7	-1.697 9*
$\gamma_{33}$	-0.016 4	0.008 0	-2.044 8**
$\sigma$	0.308 6	0.015 3	20.197 6***
$\lambda$	2.766 2	0.404 8	6.833 8***
Log Likelihood		71.75	
Likelihood Ratio Stat <sup>§</sup>		46.17***	

注：\*、\*\*、\*\*\* 分别表示在 10%、5%、1% 水平显著。§ 为以  $\lambda=0$  为限制条件的似然比检验。

进一步，我们得出中国台湾市场银行年度的效率值，见表 4—3。

表 4—3 1996—2005 年中国台湾市场银行年度效率均值

时 间 效 率 值	1996	1997	1998	1999	2000	2001	2002	2003	2004	2005
	0.806 6	0.806 2	0.818 9	0.808 7	0.810 8	0.787 4	0.748 1	0.827 4	0.838 5	0.721 6



我们将表 4—3 用图表示如下（见图 4—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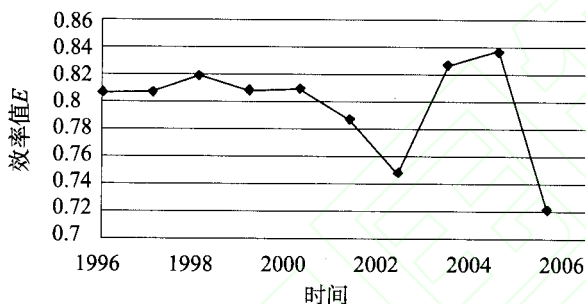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—2 1996—2005 年中国台湾银行业效率年度均值

可以看出，1996—2000 年台湾的银行业效率较为平稳，银行业的效率在 2001 年开始走下坡路。分析其背景，我们发现台湾的经济形势变化、资产规模小和台湾金融业过度开放所导致的恶性价格竞争，也就是说外界环境是台湾银行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。

2001 年对于台湾银行业来说是个转折点。台湾经济形势急转直下，岛内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均创下战后以来的最低点。2001 年台湾经济出现战后以来的首次负增长，本地居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 $-1.1\%$ 。<sup>①</sup> 经济发展放缓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，2001 年 9 月底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  $7.79\%$ 。<sup>②</sup> 2001 年的经济衰退在 2002 年的银行利润上开始体现，2002 年台湾本土商业银行全行业亏损约 1 089 亿新台币。<sup>③</sup> 就获利能力分析，台湾本土银行资产

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台湾“中央银行”网站。



利润率 (ROA) 由 1994 年的 1% 下降为 2001 年的 0.4%，资本利润率 (ROE) 由 11.5% 下降为 5.5%；16 家新成立的银行的资本利润率由 4.1% 下降为 3.12%，资产利润率由 1.3% 下降为 0.36%。同时期外国银行在台湾的分行的资产利润率由 0.93% 上升为 1.19%，资本利润率由 22.21% 上升为 32.02%。<sup>①</sup> 由此可看出本土银行近 10 年来的获利能力大幅下降。相反外商银行的获利能力则是逐年上升的。

从收益来源来分析，2001 年本土民营银行的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85.9%，买卖票券利益为 5.7%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 4.7%，而五家公营银行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为 86.9%，买卖票券利益为 9.7%；外国银行在中国台湾的分行的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68.4%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 21.2%，兑换利益为 3.9%。<sup>②</sup> 整体而言，中国台湾银行的利息收入占其营业收入很大的比重，外商银行则非常注重开拓利息收入以外的其他收益。

以资产质量分析，本土银行（含信托投资）逾期放款比率由 1995 年的 2.88% 上升至 2001 年的 7.7%，同时期外国银行在中国台湾分行的该比率由 0.82% 上升为 3.53%。以 2001 年数据显示，本土民营银行逾期放款比率为 7.71%，16 家新银行为 8.47%，公营银行则为 5.25%<sup>③</sup>。可见银行资产质量逐年恶化，而民营银行比公营银行更为严重。

2006 年 12 月 29 日，台湾力霸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力霸和嘉食化，向岛内法院申请重新整顿。台湾当局在调查中发现，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，力霸集团的亏空金额可能

<sup>①②③</sup> 李纪殊：《台湾开放民营银行设立之经验与展望》，载《国政研究报告》，财金（研）091-063 号，2002-12-13。



超过上千亿新台币。消息传出，岛内民众一片恐慌，导致力霸集团旗下的“中华银行”遭遇严重挤兑。即使在台湾当局宣布接管，“行政院长”、“财政部长”、“金管会主委”、“央行总裁”联名作保的情况下，5个工作日内还是挤兑了500亿新台币现金，这是近6年来岛内金融业最严重的挤兑。“力霸”危机引发岛内金融风暴，银行股重挫近百点。“中华银行”账上原本100多亿元新台币的股东权益被清零，5万多名小股民因而成为无辜受害者。同时引发台湾金融体系的首次跨市场危机。

“力霸”事件之前其实早有先例。1998年底至2000年前后，有为数不少的企业集团爆发财务危机，一些企业挪走了千亿、兆亿新台币的财富，留给银行的是巨额呆账和上、下游企业巨额的欠款，引发金融风暴，最后结果均是宣告倒闭破产，留下烂摊子由当局来买单。2007年年初短短一个月之内，台湾当局就接管了3家商业银行。到2007年3月底，台湾42家本土商业银行有11家亏损。由于台湾“力霸”案“中华商业银行”巨额亏损的拖累，台湾本土银行业行业亏损46亿新台币。<sup>①</sup>

虽然台湾近些年来银行数量有所减少，但是在台湾这个2300万人口的市场里，目前本土银行加上外资银行共计84家的数字（2005年底）仍显太多。银行的数量太多造成银行过度竞争，获利能力大幅衰退，贷款质量下降，银行的不良资产加大，现在的逾放比率已超过10%。截至2006年，尽管台湾“央行”在过去19个月里7次升息，但台湾资金泛滥，贷放无门，银行贷款利率不升反降，存款与贷款利差

<sup>①</sup> 数据来源于台湾“中央银行”网站。



之低，几乎前所未见。主要是因为大量厂商赴大陆开厂，企业在岛内的投资意愿降低，资金需求欲望下降，但台湾当局却未开放银行到大陆设立分行。<sup>①</sup> 银行无法跟着客户走，只有困在岛内市场厮杀，银行普遍面临资金过剩的问题，只好降价，使原本 60% 以上收入赖于存贷款利差的银行业苦不堪言。据台湾“央行”资料，岛内银行 2005 年第四季度的存贷款利差，已由 2000 年之前的利差 3 个百分点以上，降到 2.18 个百分点（见图 4—3）。

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李纪珠在 2002 年底撰文<sup>②</sup>写道：“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，台湾民营银行逐渐面临生存的严酷考验，除了经营与创新能力的不足，使得民营银行间竞食相似业务大饼，银行财团化问题，弱化了银行体质，凡此均造成银行获利能力的持续下滑，逾期放款的节节攀升等问题的浮现。尤其近年来国际金融整合及合并风起云涌，银行的规模效益及特殊利基效益变得更突显，而在加入 WTO 之后，台湾银行业直接面对国外银行业的竞争亦将变得更加激烈，岛内平均规模不大，并不具突显业务特色的民营银行相信所遭受的挑战，必更加激烈。”

① 2006 年 7 月 21 日，台湾《工商时报》发表题为《平议二次金改回归市场机制及前瞻》的工商社论，指出：“具体而言，台湾金融产业当前发展的最大困境，其实是登陆受阻问题。须知，多达四五十家欧美银行抢先在中国大陆设立营业据点的事实，即明白说明了大陆的商机无限及大陆在全球布局中的重要性。不管是为了台商，抑或为了台湾的金融产业与经济长远前途，我们必须正告政府，‘锁国’政策绝对行不通，费心防止或设立路障，只会让台湾的金融产业丧失竞争力，加速国内金融人才流失，进而肇致金融产业步上萎缩、没落、衰亡的道路。”

② 李纪珠：《台湾开放民营银行设立之经验与展望》，载《国政研究报告》，财金（研）091—063 号，2002—12—1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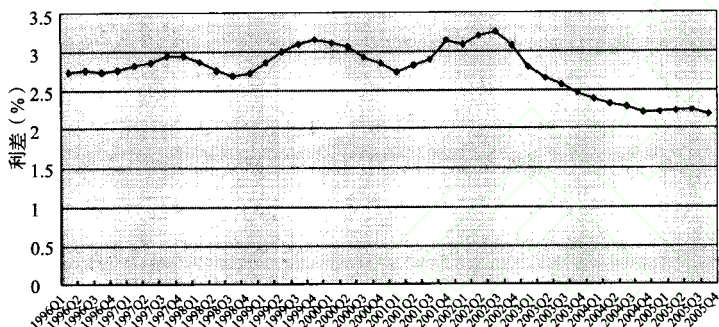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—3 1996—2005 年中国台湾银行市场季度利差变化

资料来源：根据中国台湾“中央银行”网站数据计算绘制（原始数据见附录表 F—1）。

由于台湾岛内金融机构过多<sup>①</sup>，规模总体不大，各金融机构之间过度或恶性竞争激烈，根本走不出台湾而争取到国际市场份额。为提升台湾银行业整体的竞争力，实现民营化、大型化及国际化三大目标，2004年10月20日，台湾当局提出了第二次金融改革<sup>②</sup>（简称“二次金改”）的四大目标：（1）2006年底至少有3家金融控股公司，其市场占有率超过10%；（2）公股金融机构在2005年底之前由12家减少到6家；（3）金融控股公司总家数，在2006年底之前减半为7家；（4）至少一家金控公司到海外挂牌或引进外

① 台湾《联合晚报》记者2006年10月17日撰文写道：“对银行分支机构比便利商店还多的台湾来说，金融合并不是坏事。”

② 自民进党执政以来，“改革”口号不断，“金融改革”是列出的三大改革之一，并于2002年7月组成“金融改革项目小组”，这是日后所称的“一次金改”。“一次金改”的目标是“二五八”，即两年内将金融机构逾放比率降到5%以下，资本充足率升到8%以上。



资。要求官股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数目减半，是参考马来西亚、韩国等国家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后，金融机构大幅削减合并的经验。陈水扁将“二次金改”看成任内改革的目标，要求限期必须完成，凡是执行不力的官员将遭撤换。

台湾的“二次金改”自2004年底喊出四大目标以后，由于推行的政策不尊重合并的市场规律，出现了许多不良的连锁反应。数字目标和政策内涵一换再换，令市场参与者无所适从。2006年9月4日台湾《经济日报》的社评《二次金改不能再变变变》指出，“政府效法企业惯用的目标管理，订立政策推动方针并没有错，错在金融改革是长期性、结构性、基础性改革，不宜完全套用追求营收、获利等立即性绩效的方法来做；更何况还要求限时限量完成金融机构整并，让行政部门为了能够达到目标，甚至在乌纱帽、政治介入的压力下，以不合市场常规、不专业，甚至是伤害公股权益的方法逆势而为，终致去年以来推动的二次金改骂声连连，更不得不在今年初暂时踩了煞车……常有谓，朝令有错，夕改可矣，二次金改推动之初的限时限量政策，既然已被各界公认是有违专业的错误决定，调整政策内涵不仅应该，更属必要。可是，重大政策若是‘过动’，不只政策失去公信力，民间无所适从，产业发展也会付出空转的代价。”

2006年6月24日台湾《联合报》的社论《二次金改的再起步要行稳致远》认为：“这项初始立意良好的金融改革，却因限时限量的减半政策而遭到完全的扭曲，不仅衍生了太多的争议，付出了太多的社会成本，整个二次金改政策也因争议缠身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，终因走不下去而不得不煞车。”